

乡村游创“金字招牌”

本报记者 尹婕



3月1日，江西婺源一年一度的赏花期已经到来，目前平原地区油菜花已开放80%，婺源江岭及篁岭油菜花海预计在1周内达到最佳赏花期。
杜雯摄

打造“乡字号”

近年来，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猛，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全国休闲农庄、观光农园等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到30多万家，营业收入达8500亿元。去年，乡村休闲旅游吸纳就业人数1100万，带动受益农户800多万户，产业增收作用明显。今年春节假期，乡村游更是中国人的重要出游项目。

保留乡村的“原汁原味”“乡土味儿”，已成为许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时的着力点，是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。下一步，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，乡村旅游不仅要有“土味儿”，还应向精细化、特色化、品质化发展。

日前，农业农村部表示，今年将按照《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(2020—2025年)》要求，进一步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，打造一批精品工程。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周业铮介绍，新认定400个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，形成一村带数村、多村连成片的发展格局；发布全国乡村

特色产品和能工巧匠目录，推介一批乡村特色产品和乡土手工艺人，打造“乡字号”“土字号”特色产业“金字招牌”。

村庄也需运营

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乡村旅游开始在浙江萌芽、起步。经过30多年的发展，浙江许多地方已逐渐走上乡村旅游发展的“进阶”之路。

地处长三角都市圈核心区域的浙江杭州临安，地势由东向西梯度缓升，造就了其大地资源禀赋的多样性和文化的独特性，成为其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。2017年，临安在全国首创村落景区运营模式，引入市场化运营团队，进行整体性、系统化、多维度的运营。3年多来，这一运营模式日趋成熟。临安文旅局副局长陈伟洪指出，乡村运营可以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，是一条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。乡村运营已成为临安的一张名片，是浙江省内外多地学习的榜样。

陈伟洪介绍，2021年，临安将推出一系列新动作，继续推动村落景区建设，包括打造“天目村落”品

牌、实施“聚星造月”行动、提升乡村运营模式等。“天目村落”是临安乡村区域公共品牌，在打造品牌过程中，临安始终坚持以市场化运营的机构为主体单位，政府部门与其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。2020年，在临安文旅局牵头下，临安村落景区运营公司各出资5万元，区文旅局出资30万元组建而成。2020年10月，该机构成功策划举办了“临安七彩乡村来嬉节”等活动，进一步扩大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影响力。临安还将继续巩固近年来“八线十景”示范型村落景区的创建成果，以“连线连片”的方式，在“八线十景”的带动下，形成新的村落景区集聚区，使其星罗棋布在全域范围内。同时，也将选取临安村落景区的“月亮”，将其打造成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本。

去乡村创业

在上海工作2年后，冯曦选择回到家乡安徽九华山，先是帮助父母打理农家乐，逐渐熟悉当地情况之后，冯曦认定这里的乡村旅游很有发展前

景，说服父母将农家乐改造升级，并通过网络开展定制旅游服务。“休闲、度假，已经成为来九华山游客的主要目的，我希望能为他们提供个性化、定制化的旅游服务。”与此同时，冯曦和当地几个年轻人合作，提供旅游服务的同时，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特色农产品。今年春节期间，他们还第一次尝试起直播，为网友拍摄大年初九华山的景象。“虽然看我们直播的只有几百人，但毕竟我们迈出了第一步。”

正是看到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广阔前景，像冯曦这样选择去乡村创业的人越来越多。陈伟洪介绍，乡村运营3年多以来，临安已集聚起一定的运营人才，他们带来新的理念、新的发展方式，这些都成为下一步临安乡村旅游发展的巨大财富。

越来越多的人去乡村创业、就业，这是乡村旅游不断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。未来，如何吸引更多高水平、专业化文化旅游人才走进乡村，将是乡村旅游“进阶”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细花提出建议，建立乡村振兴学院，为乡村旅游发展培养人才队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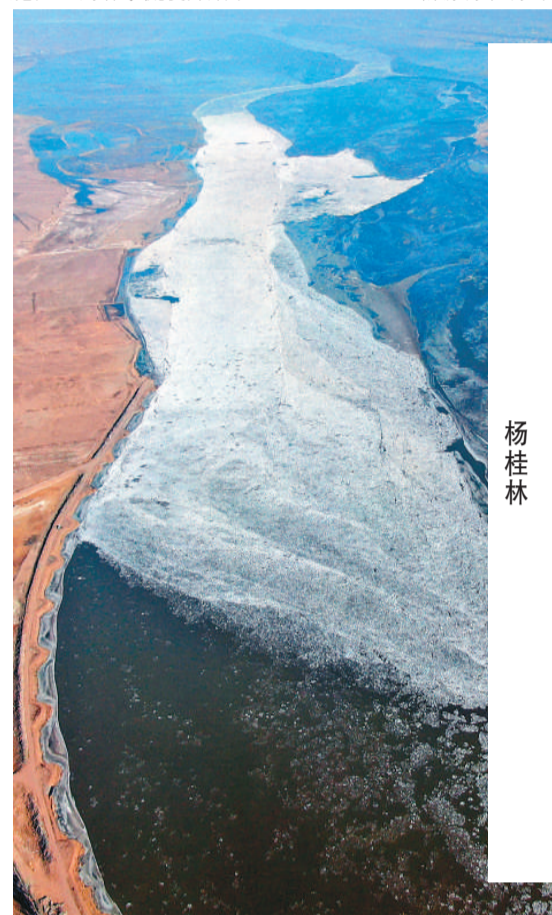
黄河几字弯三盛公段的凌汛，不同于山西壶口那样来得急。或许是由于亿万川流不息地出昆仑、穿积石、过黄土高原，真的是有些累了，或许是一时挣不脱大西北群山重重叠叠的挤压，河水总是步履姗姗，似乎有些迟缓、羞涩、犹豫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！经历了一个冬季的河套灌区突然润朗了许多。黄河几字弯三盛公段的凌汛要比其它地方来得更晚些。这一段黄河从较低纬度流向较高纬度，在特殊气候的作用下，一河坚冰在咔嚓声中崩裂出无数条裂缝。冰层下憋了一个冬季的暗流从裂缝中喷涌而出，汩汩激流汇到一处，瞬间淹没了厚厚冰层，成为一汪汪“河亮子”——聚集在冰层低洼处的小海子。慢慢地，冰河下的激流更加活跃，不停地催动着冰层崩裂。在阵阵脆响中，震撼人心的春季流凌开始了。

丰登的。70多年来，当地组织了数次根治河患大会战，并在黄河两岸治理荒漠化，修复生态，昔日令人闻之心悸的黄河流凌，成了一大景观。

看完黄河流凌景观已是凌晨五点，人们还是不愿散去。大伙儿都屏气静气地等待一幕奇观。终于，这一刻在人们翘首盼望中来临了：只见黎明前的东方，苍茫的夜色被一丝一丝染红，接着红晕慢慢向四周扩散，由暗红转向亮红，继而呈现出金黄色。一轮出水红日将一河流映照得色彩斑斓，玲珑剔透。在泛着红色的波光中，一群群白尾海雕、白琵鹭、大灰雁、苍鹭亦麻鸭、白骨鸟也赶来凑热闹。它们时而贴着流凌滑行，时而聚群嬉水嬉戏，一同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黄河流凌春图。

一群漂浮在浮冰之上的水鸭，



黄河流凌踏春来

杨桂林

这延绵52公里的河段上，一河流凌如白色的骏马奔腾不息，激流与冰块一路挤挤撞撞，它们一会儿交错前行，一会儿聚在一起释放着排山倒海的能量；一会儿向蓝天抛起千堆雪，一会儿又将巨大的冰块揉碎，催化出朵朵漂浮的冰莲，在春天绽放。壮观！这别样的美，美得令人窒息。

千百年来，河套灌区的人们对黄河凌汛有种与生俱来的敬畏之心。每到凌汛期或者枯水期，都要祭祀河神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经历了太多河患的河套灌区人民深深懂得，祈求河神是得不到安澜与五谷

双脚拍打着永恒的节奏，追逐着一个又一个流淌的水泡欢快地歌唱。堤坝下，渔民已经开始晒网，或是用桐油堵塞船底裂缝。有了河里漫出的冰凌水浸泡，河滩向阳处，已有小草探出头来，嫩嫩的，绿绿的。阵阵流凌声中，农民们也铆足了劲儿，积极备耕，为开播第一垄小麦做好准备，用勤劳的双手开创河套灌区又一个美丽的春天。

题图：隆冬季节，黄河干流上、中、下游河段均出现流凌，其中内蒙古河段封冻超过500公里，呈现千里冰封景象。
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

挎个竹篮，去田间挖野生荠菜，是受了邻居的启发。这个集中居住安置小区配套不错，如有需要，每户都可分得一分地用以种菜。邻居从她家的菜地里，挑了一抱种植的荠菜，棵棵鲜绿肥嫩，用来炒咸肉，一定美味得很。

但我还是决定去田野里寻，广阔天地，野生荠菜有的是。荠菜长得好看，带花边的叶子贴在地面上，像花。连根挖起，根也是宝贝，洗净切

开来，一棵就能长成一捆那么大。乡下的荠菜铲不完，我也顾不上。切碎，码盐，密封在玻璃瓶里，三天可食，好吃得很。看见她们忙碌，我想起那极好滋味。

极像茼蒿的野菜，名字好记，就叫野茼蒿。这野菜极嫩，细胳膊细腿，碰哪都要小心，不能掐，得用小铲刀细细地挑，需要极大的耐心。采来不可炒煮，凉拌最佳。

尝一口春天

王晓

碎和香干清炒，鲜美清香，好吃又健康。当晚我就吃上了自己挖的荠菜。

我家附近的几户人家，主妇们正比赛似的晾晒荠菜。簸筐盛了刚洗好的荠菜，搁在一旁滴水。院子里的绳上，已有一棵棵荠菜挂在上面接受阳光和风的洗礼。铺开的席子上摊满了切碎的荠菜，一派墨绿，已有三四分干了。和忙碌的主妇们攀谈，她们告诉我，用这些荠菜做包子馅，在上海定居的孩子们最喜欢吃；晒成干巴菜，烧肉，美味得很。在乡下，荠菜随处可见，人家门口、走道边都能冒出一两棵，它们蓬松

想起去年春节，因为疫情，买菜困难。我与一位素不相识的买菜团团长联系上，买了几斤她哥大棚里生长的高蒿。她将菜放在小区大门口，退后一米，等我去提，我拿到再退后一米，向她致谢。如今，我终于得以品尝到渴望已久的春天。回想起那个特殊的春天，再看看今天，这样满眼碧绿、任人撒欢的春天让人分外珍惜。

环视一圈，家家院落都已显出春色。金针菜从焦黄欲燃的枯叶里冒出新芽，绣球的根部鼓起了米粒。枝头的杏花，正等待明朝春光。春色渐浓，我们呢，趁春风寻翠去。



江苏省镇江市南山街道的志愿者带小朋友体验挖野菜，乐享春光。 石玉成摄（人民日报）

到“观音阁”泡“老成都”

宋扬文/图



一位老人悠然坐着，全不介意摄影爱好者们正对着他的“长枪短炮”；为了找到最佳角度，一红农女士猫腰、侧身、眯眼，“咔嚓”，她直身，看相机里的作品，露出一脸得意的微笑，全然不知她又成了我镜头里的风景；四个叼烟斗的老头在玩纸牌，四周坐着或站着观战的人，看那神情，比打牌的人还紧张。

听说，每天都来的老人，有自己固定的位置，如果哪天某个位置突然空了，大家都会心有戚戚。百年间，茶馆已送走无数老人，这里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站。

步出门槛，“观音阁”老茶馆旁有理发铺。师徒俩是一对父子。父亲背驼，个子矮；儿子高高大大，很帅气。隔壁的茶客也成了他们的顾客。

从理发店往巷子纵深处，“大胡子茶铺”人气也不低。“大胡子”既是店主也是茶博士。只见他踏起右腿，抬起右臂，一注清水倾出，随后，他的右臂匀速上抬，那水便缓缓变细，弯出一道消瘦的弧线。突然，嘴嘟上翘，一顿，水即停，茶碗刚好冲满，盈盈的，少一点不满，多一点又会溢出来，真是恰到好处。原来，在这条老街上，有底蕴的老茶馆并不只“观音阁”一家，除了眼前的这家网红茶铺，还有“大桥老年茶铺”“永丰茶社”等。依托成都市对古镇古街的保护与合理开发，这条老街已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成都老茶馆的传统味道被越来越多人喜欢，这条老街也热闹起来。2019年，彭镇老街牵手“国际友谊小姐全球总决赛”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摩登美女走进老街，走进老茶馆，她们为成都悠久的茶文化所倾倒，也为成都人悠闲的生活方式所迷醉。

图为彭镇的老茶铺一条街。

学者流沙河在《老成都·芙蓉秋梦》一书中感叹：“若有‘时光隧道’可通古代成都，从灯火辉煌的街忽然跨到千年前月明星稀的解玉溪岸，隔墙听见寺僧晚唱梵呗，钟暮悠悠……”千年太远，百年前的成都是什么样子？我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找到了答案。

早就听说彭镇有一家名叫“观音阁”的老茶馆。“观音阁”始建年代不详，相传100多年前，彭镇发生火灾，整个镇几乎化为灰烬，唯有此宅幸免于难。

农历牛年正月初三，柔柔春风早已吹软成都平原，柳条冒出嫩叶，大片油菜花开得妖娆。车到彭镇杨柳河边的人民桥，不能再向前，街口小吃店的老板热情指路。一转身，果然见一红色招牌“观音阁”。只见一排灰瓦盖顶、木质穿斗的青砖老房高低错落。往巷子深处步行几十步，有喧哗声传来。疾步而至，茶馆檐下，茶客绕桌团坐，青花瓷茶盅

里升起袅袅热气，将茉莉花茶的馨香散向整条小巷。

“观音阁”老茶馆是成都市历史文化的一个切片。茶馆门口左边的墙壁上有两块牌匾，一块写着“文化地标·成都记忆”，一块写着“成都历史建筑”。抬脚踏过半米高的木门框，斑驳的墙壁、磨得发亮的暗黄竹椅，瞬间让人恍若回到过去。

馆内已座无虚席。老虎灶上，坐了六七个铝水壶，壶水开着，呼呼喷着热气。紧挨老虎灶的大石缸装满了井水。老板戴着近视眼镜，棒球帽反扣头上。他提壶，往热水瓶里灌水，驾轻就熟。很难想象，经营这样一个传统老茶馆的居然是一个潮人。老虎灶后，是一方曲尺形木柜台，柜台上，有算盘、带竹筒的紫砂老房高低错落。往巷子深处步行几十步，有喧哗声传来。疾步而至，茶馆檐下，茶客绕桌团坐，青花瓷茶盅